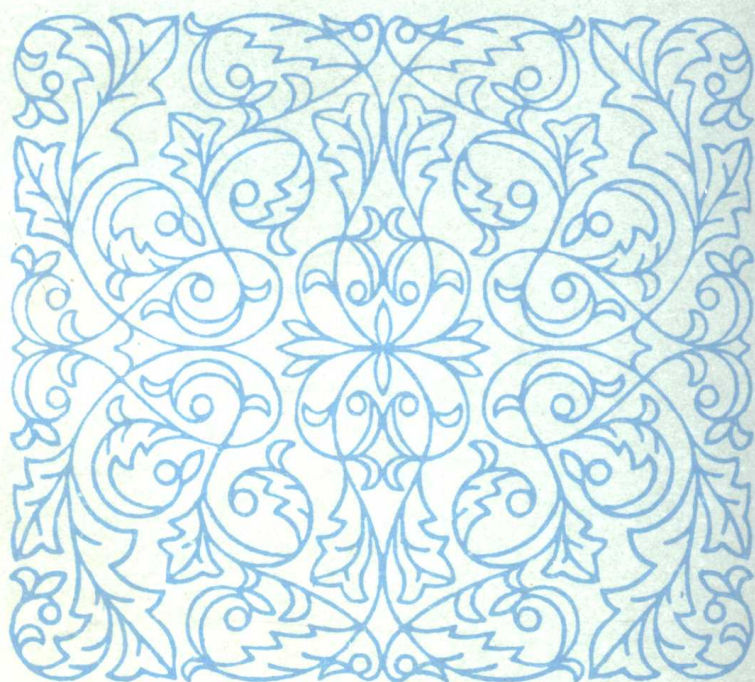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87 •



---

---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87 ·

綜合類

石屋餘瀝

石屋續瀝

望道文輯

馬叙倫著

馬叙倫著

陳望道著

上海書店

---

---

---

陳望道著

望道文輯

16.00/14.5

---

---

# 望道文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1——2000

版權  
所有

著 作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陳 望 道  
讀 者 書 房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支 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南京太平路二四八號  
昆明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華興街中  
漢口湖北路中

印 刷 者

民光印刷公司

---

實 價 五 角

# 目次

## 語言・文學輯

|                    |    |
|--------------------|----|
| 大眾語論·····          | 三  |
| 文學和大衆語·····        | 二三 |
| 方言的紀錄·····         | 二七 |
| 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    | 三四 |
| 怎樣做到大眾語的「普遍」？····· | 三八 |
| 這一次文言和白話的論戰·····   | 四二 |
| 接近口頭語的方法·····      | 四八 |

|                       |     |
|-----------------------|-----|
| 語文之間通同之共軌·····        | 五二  |
| 虛字的研究·····            | 五六  |
| 關於劉半農先生的所謂混蛋字·····    | 六一  |
| 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        | 六七  |
| 說到測字攤·····            | 七一  |
| 所謂一字傳神·····           | 七五  |
| 關於文學的諸問題·····         | 七八  |
| 關於理論家的任務速寫·····       | 九四  |
| 讀文法書·····             | 一〇〇 |
| 語言學和修辭學對於文學批評的關係····· | 一〇六 |
| 關於修辭·····             | 一〇九 |
| 「嗎」和「呢」的討論·····       | 一二  |

## 雜論輯

|                |     |
|----------------|-----|
| 鏡花緣和婦女問題·····  | 一三五 |
| 關於戀愛·····      | 一五五 |
| 戀愛的新生·····     | 一六一 |
| 關於胡適批判·····    | 一六四 |
| 對於讀經的意見·····   | 一六九 |
| 論遊記要分版發行·····  | 一七一 |
| 日本文學家的水滸觀····· | 一七三 |
| 用腦子論·····      | 一七五 |
| 明年又是什麼年·····   | 一七八 |

## 附譯文

|                           |     |
|---------------------------|-----|
| 果戈理和杜思退益夫斯基(岡澤秀虎作).....   | 一八五 |
| 自然主義文學底理論的體系(平林初之輔作)..... | 二一三 |

### 編後小記

語言・文學輯

——十九篇



## 大衆語論

### 一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這個問題，現在大家發表的意見差不多都集中在大衆語這個問題上。對於大衆語這個語言問題，現在大家發表的意見已經向着下列各方面展開：（1）大衆語對文言文白話文的關係怎樣？大衆語反文言，是不是同時反白話？若是同時反白話，「反」白話的反和「反」文言的反該有怎樣的<sup>？</sup>不同？（2）大衆語對現成話語的關係怎樣？取北平話做基準？取「現代中國普通話」做基準？還是發展各地的土話方言？（3）大衆語的語言形式和意識內容的關係怎樣？代表大衆的意識？代表大衆前進的意識等等。此外還有種種副次的問題牽連帶起，互相錯綜，糾結成爲一時不容

易得出簡單結論的複雜問題。

對於這個複雜問題的對象，我曾經說過一點簡單的意見。我的意思以為「大衆語便是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語言。」這個意思，我到現在還是認為無須變更，不過字句方面或者可以改成簡單一點，例如改成「大衆語是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看得下的語言，」或者稍爲好一點。但這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在和上列已經展開的各項問題的關係應該怎樣解釋。現在我想就在這一方面再說一點我的意見，請大家指正。

二

我的意思以為「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看得下，」已經是大衆語文學的起碼條件，對這條條件決不能再想減少或者減低。假使有人說，可以滿足這樣四個條件的現在不會有，那也是真的。但就因為是真的，所以我們要「建設。」建設本不是享現成的便宜

事業，像建設大衆語文學這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空前事業，更不是享現成的偷懶心理能夠完成。

建設的艱難是在這並不是單純的文字符號問題。假使單是文字符號問題，大約只要做兩種文字方面的工作，便可以完成這個事業：（一）爲完成「說得出，聽得懂」的條件起見，寫作者竭力在筆頭上排除違反這兩條件的文字，（二）努力普及教育，去完成「寫得來，看得下」的條件。這種工作，雖然也不輕易，但是頭緒到底還是簡單。大體不出現在小學語文教育或通俗語文教育應該注意的條項。至於建設大衆語文學問題頭緒就比這樣單純文字符號問題複雜得多，至少要能解決上述已經展開的各方面的問題。文字符號問題，我們並不認爲不重要，但最好能夠對於建設大衆語文學問題有一個正確的結論，文字符號問題也在那結論之下進行。因爲照我們看來，這種文字問題可以包含在整個的文學問題裏面，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文學的教育問題。

## 三

說到「大衆語」，大概首先被注意的是「大衆」兩個字。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大衆」的概念問題。「大衆」當然是多數。「大衆」兩字裏面含有多數的意義是不成問題的。這多數便是大衆所以爲大衆的量的規定。跟着這量的多數連帶會想起的恐怕便是質的淺陋，現在中國大多數人衆還是過着地獄一樣的生活，沒有受過現代教育，沒有接觸到現代文明。就這大多數來規定大衆的質，得出的固然是低下的質；就是把大多數來和餘外的人平均，得出的恐怕也還會是低下的質。這大衆的質和量，對於文學便是一個大矛盾。文學所要求的是質高量多的大衆，而現實的大衆却是質高便不量多，量多便不質高。循着這種現狀並不感到矛盾的，只是一些通俗的東西。在小說如禮拜六派的小說。在戲劇如所謂文明戲。它們爲着獲得多數的大衆，不惜迎就大衆的低質，或者它們的本身原來就是低質。這樣低質的東西，一向就有，不必現在再來提倡。

這里大衆語文學應負的一個責任便是克服這「大衆」的質和量之間的矛盾。這便是要不把低質的做標準，却仍能獲得多數的擁護。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高質作爲「大衆」的概念的內容。這高質是我們從外面附加上去的嗎？不是，是不把大衆當作靜止的大衆看便可得到的一個概念，大衆差不多天天在那里向上，成長，隨着交通的方便，隨着團體生活的發達，只要他們能有團體生活的機會，質便會增高。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擾亂上海之後，差不多誰都知道團結反抗，同時差不多誰都知道帝國主義是怎樣一種東西，比讀過十年書的還要清楚，便是一個近例。倘若不就那散沙似的大衆來說，多數和高質並不矛盾。我們理想中的大衆語文學似乎至少要能反映這個真實。要能用藝術的深刻的感動力克服落後大衆的低質，達到這樣不相矛盾的境地。所以大衆語文學的「大衆」概念，我們可以規定作爲具有多數又是高質的屬性，去和那只能獲得多數而質不高的通俗東西，如禮拜六派之類，立別。現在有些人暗暗之中把大衆語當作通俗語理解，我想這要算是很不輕微的錯誤。

## 四

要說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大衆」的概念便已規定了基本內容，「語」的概念便已規定了基本形式。所謂基本內容，便是我前次說的態度。用大衆語寫文字的態度必自認是大衆的一員，不在大衆之上，也不在大衆之下。這與寫文言文和通俗的白話文的態度都不同。在這里我們可以決定大衆語和文言文與白話文內容方面主要的關係。據我看來，文言文，通俗的白話文，和大衆語三種不同的文體，根柢上實是三種不同的態度：文言文是反大衆的，通俗的白話文是混大衆的，而大衆語却即是大衆的。寫文言文的態度總以爲自己在大衆之上，說是反大衆實際也就是超大衆。那反或是超，單是文言所崇奉的古雅兩字便已將那態度表現得明明白白：「古」就不同於「今」，「雅」就不同於所謂引車賣漿者流的「俗」。崇古抑今，標雅拔俗，是一切正統文言的內容的精髓，也就是一切正統文言的形式的丰采。文言文對大衆的反或超，態度異常明顯，想必誰也不會發生疑義。

同樣，通俗的白話文的態度和它相反，站在大衆之下來混大衆也是極其顯然。他們常用的自稱所謂「在下」，我們差不多可以把它實解作「在下」。那種插科打諢式的混大衆敷衍大衆的態度雖然和反大衆的高傲態度不同，但有一點還是完全相同，便是：大家都是站在大衆外面，對於大衆都是外頭人。假使可以說大部的文言文學史是站在大衆外面反大衆而自以爲正經高貴的文學史，那麼就可以說通俗的白話文學史便是站在大衆外面混大衆而自以爲不正經不高貴的文學史。他那以爲不正經不高貴的心理，不必看它說話的聲口，看它說話的引子，單單看它隱名推託的行逕便可看出幾分。

爲什麼反大衆的文言還有宰制一切의 勢力的時候會轉出些混大衆的通俗白話文學來呢？這同商業發達，都市發達，娛樂機關發達很有關係。張炎樂府餘錄道：「慢詞起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榭，競賭新聲。柳永以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取俚言俗語，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傳播四方。」通俗文學所以會在宋代顯出繁榮的景象，決不是偶然。假使有人肯下工夫研究，一定可以研究出所以會「一時動聽，傳播